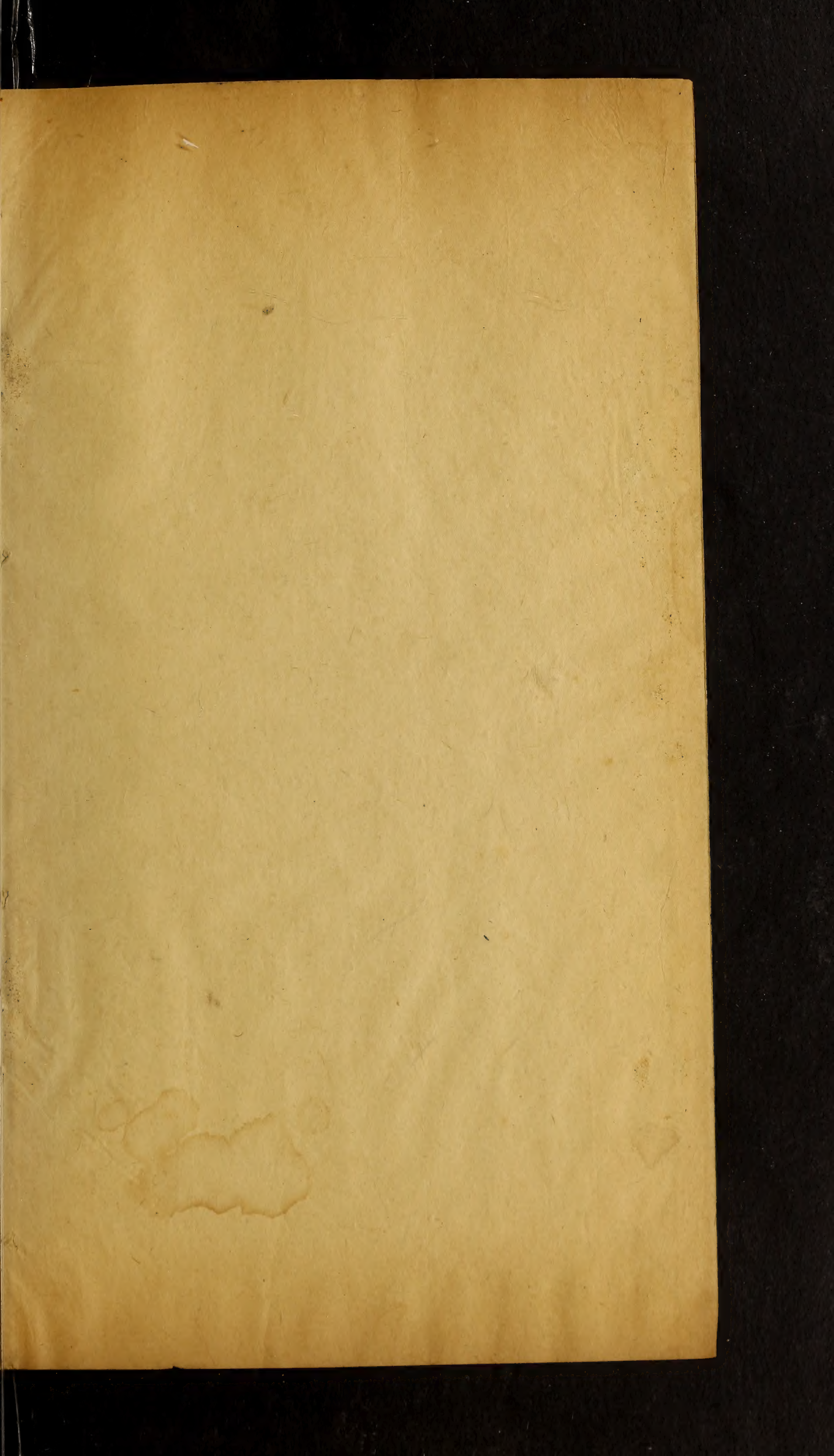


楚賜鄭金而以無鑄兵爲盟毋甚迂誕天下産金之地獨一楚乎無怪乎秦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

周

襄王

己卯十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地。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齊師敗績。

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子昭。齊人殺無虧。將立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子昭。是爲孝公而還。史記。齊桓公子十有餘人。其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次孝公昭。次昭公潘。次懿公商人。次惠公元

鄭伯朝于楚。此鄭朝楚之始。

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皇之祖其術而欲盡收兵
權也左氏浮誇于此類可
見一斑

庚辰 十有一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之南鄙宋襄公始圖霸。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而用之。

宋人執滕子嬰齊。宣公。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後漢書郡國志。瑯邪國臨沂有叢亭。注。縣東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臨沂。今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爾雅釋畜。馬。牛。羊。犬。豕。雞。謂之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魯。衞。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之盟。曹不修地主之禮。

冬。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人始與齊盟。

陳侯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公之德。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梁注見前。公羊傳。梁亡何。梁自亡也。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著其自亡。狀若魚爛。

梁君立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梁遂亡。左傳。梁伯亟城而不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與公羊傳異。今並存之。

壬午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傳注。鹿上。汝陰原鹿縣。原鹿廢縣。在今江南潁州府。阜陽縣南。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謚文。仲哀伯孫。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于是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

敗。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哀侯孫莊公甲午。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今河南歸德府睢州盂亭是。執宋公以伐宋。趙氏匡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譏諸侯也。冬。十有二月。諸侯盟于薄。即薄縣故城。注見前。釋宋公。

諸侯會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于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逆公歸。

癸未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于瓜州。陸渾其別

愚而好自用者莫如宋襄其道古論今不值一噱宜乎子魚直斥之而彼尚不知羞也

鄀也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其後遂從戎號爲陸渾縣今陸渾故城在河南河南府嵩縣其西有伏流坂。爲伊水伏流處即伊川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虞董父之裔。其後爲董氏。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冬。十有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渙水支流。宋師敗績。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國人皆咎

重耳周流列國賴五人者為之先後奔走已不過牟利酒色之徒而已獨其對楚子數語為有英氣耳假令齊姜阻從者之謀楚成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未整陳。可也。明年。夏五月。宋公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

乙酉　十有六年。春二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初。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夙之弟。顛頡。魏犫。畢萬孫。晉封萬于魏因以為氏。胥臣。字曰季。即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已老。謂年管仲沒。必求善以終。求得賢佐。以終霸業。茲

驪子玉之請何能卒反晉國其亦危矣

可以親乃行。左傳。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今直隸大名府有五鹿城二。一在元城縣。即沙鹿城。一在開州。即晉文公乞食處。乞食于野人。與之塊。重耳怒。狐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桓公卒。從者謀去齊。姜氏知之。趣重耳行。國語。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重耳曰。吾不動矣。姜氏曰。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時不可失。子必速行。重耳不可。姜與狐偃謀。醉而遣之。過曹。國語。曹共公聞其駢脅。諜其將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謂負羈曰。晉公子賢人。其從者皆國相。必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貳焉。負羈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左傳。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史記。重耳過鄭。鄭文公弗

禮。叔詹諫。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詹曰。君不禮。不如殺之。後且爲國患。文公不聽。遂如楚。楚子饗之。國語。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即成得臣。若敖曾孫。請殺之。楚子不許。左傳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居數月。晉子圉自秦亡歸。秦伯召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于秦。秦伯納女五人焉。史記。子圉妻懷嬴與重耳。不欲受。臼季曰。且受。以結秦歡而求入。乃受。及晉惠公卒。子圉嗣。是爲懷公。史記。晉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爲內應。于是秦伯納重耳。重耳即位。是爲文公。左傳。重耳濟河。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

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重耳如晉師。入于曲沃。朝于武宮。廬柳城。在今平陽府猗氏縣。郇。注見前。武宮。晉武公廟。使人殺懷公于高梁。注見前。懷公故臣呂甥郤芮將焚公宮。弒晉侯。寺人披以難告。左傳。披請見公使辭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乃見之。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注見前。公宮火。呂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左傳。秦伯送衞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狄人亦歸季隗于晉。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史記。作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遂與其母偕隱而死。

史記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于是文公環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介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南有緜上聚

錫晉侯命

王使大宰（王子虎文公）及內史興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獻公之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焉王其善之

夏。狄伐鄭。

初。鄭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猶禁禦他人侮己。鄭在天子。兄弟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頹叔。桃子。二子。周大夫。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冬。王出居于鄭。

初。富辰言于王。請召王子帶。于是帶自齊歸于京師。及是帶通于狄后隗氏。王替廢也。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周地在今河南府鞏縣。國人納之。帶復以狄師寇王城。大敗王師。王出適鄭。居于氾。鄭南氾也。今河南許州襄城縣。有氾城。鄭文公築此。以居襄王。後遂謂之襄城。因以名縣。帶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三人皆鄭大夫。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丙戌 十有七年。春。正月。衛侯燬滅邢。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滅同姓也。

襄王不許晉侯之請隧是已然但知名器之不可假而不知先王土地之不可棄彼時王綱陵夷位若綴旒徒存名器亦將安用之

衛將伐邢。禮至（衛人）曰：不得其守。（守國正卿）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是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邢之）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遂滅邢。衛侯燬卒，子鄭嗣，（是為成公）

夏四月，晉侯逆王，王入于王城，誅帶。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謂文侯仇）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帶在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帶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注俱見前）攢茅。（今河南懷慶府）

哉

修武縣。有攢城。卽春秋攢茅田。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今河南懷慶府春秋爲晉南陽地。在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丁亥　十有八年。秋。楚人滅夔。（楚同姓國。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有夔子國。地名夔沱。）夔子不祀祝融。（楚之遠祖。）與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成得臣鬬宜申（卽司馬子西。）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戊子　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以善于晉。畔楚卽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莊公

之孫。爲大司馬。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蒐于被廬。晉地。始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郤縠。郤溱。郤氏族。狐毛。偃之兄。欒枝。賓之孫。先軫。郤原軫。荀林父。郤中行桓子。

己丑　二十年春。正月。晉侯侵曹。晉侯伐衞。蘇轍春秋集傳。侵曹與伐衞異道。故再稱晉侯。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弗許。還自南河濟。渡河而南出衞之東。侵曹伐衞。取五鹿。郤縠卒。先軫將中軍。及齊侯昭公潘。盟于歛盂。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歛盂聚是。衞侯請盟。不許。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衞侯出居

于襄牛。襄牛。衛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之襄邑廢縣是。楚人救衛。晉遂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公以魏犫才。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為戎右。執曹伯。以曹衛之田畀宋人。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左傳注。衛地。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有臨濮故城。即春秋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子越椒也。闘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謂蔿賈也。蔿賈言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即不能入。蔿賈。即伯嬴蚡冒之後。蔿亦作薳。食邑也。楚子怒。少與之

子玉剛愎自用。固有以取敗。然傳稱楚子怒。少與之

師豈非惡其臣以及其軍而自僨乃事乎吾知申息之衆不怨子玉而怨楚子矣宜無是理吁紀載家尚藻而失眞實者蓋不可指數讀書者所宜尚論讀時也

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狐偃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及諸侯之師。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崔夭。齊丁公季子之後。食采于崔。以邑爲氏。小子憖。秦穆公子。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邱陵險阻名。使鬬勃卽子上。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有莘。古國。伊尹耕于其野。注見前。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

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鬬宜申。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若爲將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先軫。郤溱史記作臻。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而還。子玉既敗。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楚地。在方城之外。而死。自殺。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朱子曰。自齊桓公歿。楚侵列國。得晉文攔遏。如橫流泛濫。特作隄防。不然。列國爲淪浸必矣。惟是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

葵邱之會宰孔命齊侯而有天威咫尺之對踐土之會王子虎命晉侯而有奉揚丕顯之辭雖所謂假之者然先王之禮尚存什一于千百此桓文之所以並稱乎

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衛侯出奔。弟叔武受盟。故稱子。莒子。盟于踐土。左傳注。鄭地。元和志。鄭州滎澤縣。踐土臺故王宮。在縣西北。臨汴水。今滎澤縣。屬河南開封府。

晉侯至衡雍。時鄭伯為楚師既敗而懼。行成于晉。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衡雍。即垣雍城。在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

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周世卿。及王子虎。周卿士。內史叔興父。即內史興。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金輅。之服。戎輅戎車。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左傳注。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王庭。踐土宮之庭。）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陳侯如會。（來不及盟。）諸侯朝于王所。（于是晉文公始霸。）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穆公款卒。共公朔嗣。未葬。故稱子。）莒子。邾子。秦人會于溫。

諸侯會于溫。討不服也。（爲討衛許。晉遂執衛侯。以諸侯圍許。）

王狩于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河陽故城是。）諸侯朝于王所。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史記。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有畔者。乃使人言王狩于河陽。孔子讀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伊川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揜其正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初。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衛大夫。奉叔武衛侯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公子歂犬。華仲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遂殺歂犬。元咺出奔晉。溫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于是置諸深室。甯俞

甯氏衛公族。以邑爲氏。俞。莊子速之子。職納橐饘焉。橐。衣囊。饘。糜也。後晉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事在二十二年。衛侯使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公子瑕。遂歸于衛。先是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爲解。晉侯復曹伯。歸于曹。

庚寅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會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故洛陽城中。水經注。穀水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即故翟泉也。考是盟。春秋不書公。王子虎書王人。今依金氏前編書。

王子虎。會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大夫之交政于是始。

辛卯 二十有二年。秋九月。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弗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謂叔詹也。詹前請殺晉侯。詹請往。鄭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既而弗殺。詹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人舍之。曰。欲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謂秦伯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秦未爲利。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遂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狐偃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越二年。鄭文公卒。子蘭嗣。是爲穆公。

冬。使宰周公閱聘于魯。魯公子遂即東門襄仲莊公子入聘。

周公閱聘魯。饗有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吾何以堪之。于是魯公子遂入聘京師。

壬辰 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初。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左傳注。晉置三軍。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名。至是。蒐于清原。在今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 舍三行而作五軍。更爲上下新軍。使趙衰爲卿。爲新軍帥。後復舍二軍。仍爲三軍。趙盾將中軍。始爲國政。事在王三十一年。

冬。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注見前。

狄圍衛。衛遷帝丘。卜曰三百年。左傳疏。衛自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野王。後爲秦所滅。

癸巳 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子驩立。是為襄公。是年。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晉大夫。報之。晉楚始通。

甲午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敗秦師于殽。殽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百里奚之友。奚嘗游困于秦。蹇叔收之。及秦用奚。奚薦之穆公。穆公以厚幣迎為上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史記。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出師。蹇叔子與師。哭而送之。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予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牛十二犒師。

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遂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與姜戎。子墨衰絰。子謂晉侯。凶服從戎。故墨之。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文公夫人。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三帥歸。秦伯素服郊次。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二十有六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夏。使毛伯姬姓。伯爵。食采于毛。地在畿內。世為王卿士。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叔牙孫。謚莊叔。來拜命。

魯僖公卒。子興嗣。是為文公。王使毛伯衞如魯錫魯侯命。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拜賜命。

晉侯襄公。來朝于溫。伐衞。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侯不朝。使孔達衞大夫。伐鄭。及是晉侯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衞。及南陽。先且居先軫子。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左傳注。時王在溫。故勸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衞。圍戚。古戚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取之。衞人使告于陳。陳侯穆公子。共公朔。曰。更伐之。我辭之。衞孔達帥師伐晉。于是晉侯疆戚田。正其疆界。魯公孫敖會之。後晉以郤缺言

復歸戚田于衛。郤缺芮之子。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之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弗聽。既又欲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商臣。商臣聞之。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楚子妹。而弗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乃以宮甲楚有東宮之卒。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楚子縊。商臣乃自立。是爲楚穆。以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掌環列之尹。

丙申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晉士穀士蔿子。會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盟于垂隴。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有故隴城。亦謂之都尉城。即春秋垂隴。

晉司空士縠會諸侯及魯公孫敖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明年衛侯如陳拜晉成又明年晉人歸孔達于衛衛侯如晉拜

陳氏傳良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

丁酉二十有八年夏秦伯伐晉誓于軍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孟明之罪也請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明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有衙縣故城今爲彭衙堡即春秋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晉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

德不可當也。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舟。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有孟明橋。即秦伯濟河焚舟處。盟師必克。因以名橋。取王官。王官城。在蒲州府虞鄉縣南。近王官谷。及郊。春秋彙纂注。臨晉平陽間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沙澗渡。亦名茅津渡。在黃河北岸。南對陝州。即春秋茅津。封殽中尸。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作秦誓。以申思不用蹇叔之謀。且曰。令後世以記余過。

秋。楚人圍江。冬。王叔會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楚師圍江。晉以告于王。王叔桓公。王叔虎。文公之子。以爵系爲氏。及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左傳注。子朱。楚伐江之帥。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戊戌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

秦伯爲之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鄰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命秦伯爲西方諸侯伯。

戎人由余。自戎歸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戎王使覘秦。秦伯賢之。以內史廖言。遺戎王以女樂。而歸由余。戎王說女樂。由余數諫。弗聽。秦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秦伯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賜秦伯以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

己亥三十年。秋。楚人滅六。注見前。冬。滅蓼。今河南光州固始縣有蓼城岡。古蓼國。

臧孫辰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六蓼。皆皐陶之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庚子　三十有一年。秦伯任好卒。子罃嗣。是為康公。

以子車氏秦大夫。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秦自武公卒。初以人從死。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序。秦風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辛丑　三十有二年。春。三月。魯取須句。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須昌故城。即須句國。

須句。風姓。司太皞之祀。魯僖公時。邾人滅之。成風僖公母。風姓。言于公。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至是魯取須句。絶大皞之祀。置邾子之子焉。左傳注。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魯使為須句大夫。

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故城在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今名令狐村。晉先蔑即士伯。奔秦。

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

趙盾趙衰子狄女叔隗出立公子雍文公子仕秦爲亞卿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在秦秦舊好也足以爲援乃使先蔑士會士蔿之孫別邑于隨故亦曰隨季如秦逆公子雍賈季欲立文公子樂亦使召于陳趙盾殺諸郫賈季殺陽處父而奔狄賈季即狐射姑偃之子秦伯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衞晉太子母嬴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趙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嬴氏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乃背先蔑而立夷臯是爲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

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壬寅　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立。是爲頃王。

頃王

癸卯　元年。春。毛伯注見前。如魯求金。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葬襄王。

先是。襄王崩。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以幣奔莒。及將葬。毛伯如魯求金。魯復使得臣來京師會葬。

三月。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楚大夫。言于楚子曰。晉君少。志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左傳注。潁川潁陰縣有狼陂。潁陰。即今河南許州。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皆鄭大夫。鄭及楚平。魯公子遂。會晉

趙盾。宋華耦。督曾孫。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後鄭復請成于晉。盟于新城。事在王六年。新城。宋地。在今歸德府商邱縣西南。晉伐齊宋。齊弒昭公子舍。宋弒昭公。俱詳後。皆取賂而還。鄭以晉不足與。遂盟于楚。事在匡王五年。

夏。楚侵陳。

楚子以陳服于晉。侵之。克壺邱。左傳注。陳邑。秋。楚公子朱息公也。復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左傳注。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明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春秋彙纂注。厥貉。杜注地闕。當在今陳州項城縣。將伐宋。宋公成公子。昭公杵臼。逆楚子。勞。且請命。遂道以田孟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諸。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有孟諸澤。後陳共公卒。子平國立。是爲靈公。楚不禮焉。陳遂受

左傳注僑如身長三丈已屬不經而解穀梁者且以身橫九畝爲五丈四尺荒誕好奇更可笑矣

秦晉自殽至此凡六交兵故楚於其間得以吞噬鄰屬兼侵陳鄭而開霸業時晉君方幼軍謀不協其不能與楚爭宜矣迨至戰邲

盟于晉。于是楚復侵陳。晉趙盾帥師救之。楚人囚晉解揚。晉大夫。後復還晉。晉師乃還。事在匡王五年。

乙巳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史記作翟。于鹹。左傳注。魯地。鄋瞞左傳注。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侵齊。遂伐魯。魯侯使叔孫得臣追之。遂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左傳注。鄋瞞國之君。身長三丈。穀梁傳。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范甯穀梁集解。九畝。五丈四尺。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左傳注。魯郭門。僑如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史記。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宋獲長翟緣斯晉之滅潞。獲僑如弟焚如。齊襄公二年。鄋瞞伐齊。獲其弟榮如。衞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丙午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傳注。在河東蒲坂縣。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黃河自永濟折而東。入解州之芮城。謂之河曲。秦爲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今蒲州府永濟縣。有羈馬城。亦謂之涉頭。晉人

一而敗其不至孱弱者幾希

禦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趙盾屬大夫。新佐上軍。）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士會謂秦伯曰。必臾駢爲此謀。以老我師也。趙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戰。趙盾曰。秦獲穿。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綏。卻也。秦晉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是夜。秦師遁。復侵晉。入瑕。（故瑕城在蒲州府臨晉縣。）晉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畢萬之後。）僞以魏（注見前。）叛降秦。時秦師河曲。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伯使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

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人歸士會之帑。其處者爲劉氏。

戊申　六年。春。王崩。子班立。是爲匡王。

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將訟于晉。王（匡王。）不與王孫。而訟（理之也。）周公于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好。）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注。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

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齊昭公卒。（昭公。孝公弟。孝公卒。昭公因開方殺其子而立。）子舍即位。舍母魯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舍立甫三月。商人殺之。而讓公子元。（桓公子。）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商人乃自立。（是爲懿公。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匡王

己酉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庚戌 二年。秋。楚人。秦人。巴人。（今四川重慶府。古巴國。巴縣。其國都也。）滅庸。（注見前。）

楚大饑。戎伐之。庸人率羣蠻以叛。麇人文獻通考。麇［子國］。在均州鄖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故鄖鄉縣也。率百濮。杜預春秋釋例。建寧南有濮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地理今釋。建寧故城。在今荊州府石首縣。聚于選。左傳注。楚地。在今荊州府枝江縣南。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左傳注。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遂罷。使廬戢黎廬。廬戎也。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中廬故城。即廬國。戢黎。廬大夫。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梨官屬。逸歸。曰。庸師衆。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尫潘崇子。字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乃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楚穆之子。名旅。是為楚莊。乘馹會師于臨品。春秋彙纂注。臨品。地名。在今襄陽府均州界。分

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左傳注。石溪。仞。入庸道。俱在均州界。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襄公夫人。助之施。宋公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公子蕩孫。以名爲氏。世爲司城。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昭公。成公子。襄公孫。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使行。夫人使謂意諸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郊甸之帥。攻而殺之。意諸死焉。公子鮑卽位。是爲文公。

壬子四年。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侯爲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掘而刖之。左傳注。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御車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齊侯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擊也。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共謀弑齊侯。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齊人立公子元。是爲惠公。

冬。十月。魯公子遂弑其君之子赤。一名惡。及公子視。立公子倭。是爲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文公二妃。長妃姜。哀姜。生赤及視。次妃嬴。敬嬴。生倭。嬴嬖而私事公子遂。文公卒。遂以倭長。欲立之。叔仲彭

生字惠伯。叔牙孫。別爲叔仲氏。不可。遂乃之齊。以立倭請。齊侯新立。欲親魯。許之。遂歸。殺赤及視而立倭。以君命召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弑其君庶其。紀公。

莒子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弑莒子。以其寶玉奔魯。魯侯命與之邑。季孫行父諡文子。季友孫。使司寇出諸境。魯侯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

逐烏雀也。夫僕弒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甲寅　六年。春。二月。宋華元(御事子。督曾孫。爲右師。)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西北。有大棘城故址。)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宋戴公曾孫。爲司寇。)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初。華元殺羊饗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魯莒晉凡五弑君較準噶爾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晉侯虐。公羊傳靈公使諸大夫內朝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大夫趨而避丸是樂諸大夫出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趙盾視之膳宰也熊蹯不熟以斗摯而殺之支解使棄之趙盾驟諫晉侯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盾寢門已闢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麑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爲公介士。公甲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初盾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問之曰願遺母盾使盡之而益與之簞食與肉使遺母至是既免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因亡去盾遂奔趙穿弑晉侯于桃園盾未出山而

復。晉太史董狐周辛有之後。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文公子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冬。十月。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定王

乙卯元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注見前。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周大夫。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注見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丙辰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穆公子靈公。

楚人獻黿于鄭伯。公子宋即子公。與歸生即子家。將見。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鄭伯問之。歸生以告。鄭伯食諸大夫黿。召宋而弗與。宋遂染指于鼎。嘗之而出。鄭伯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不可。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遂弑鄭伯。鄭人立穆公之庶子堅。是爲襄公。後歸生卒。鄭人斲其棺。逐其族。

秋。七月。楚殺鬬椒。即子越椒。

楚鬬般子文之子子揚。爲令尹。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賈譖般而殺之。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于轑陽春秋彙纂注。楚地。漢武封江喜爲轑陽侯。即此。而殺之。遂處烝

河至春秋始有徙。蓋其時諸侯各私其土。或開鴻溝

野。左傳注。楚地。將攻楚子。師于漳澨。漳水名。澨。水涯。水經。漳水出臨沮荊山。注。漳水南逕當陽縣。右會沮。臨沮。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當陽。今縣。屬湖北安陸府。沮水在其北。楚子與若敖氏戰。椒射楚子。師退。楚子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子文弟。椒之父。不可。子文以爲大慼。至是。若敖氏果滅。子文孫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使于齊。還及宋。聞亂。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敗。楚子思子文之治國。曰。子文無後。其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己未五年。河徙。漢書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言。周譜。定王五年河徙。蔡沈尚書集傳。程氏大昌曰。周時河

以東引或闢入流以自廣而河失其性不能復循故道所以徙也既徙之後歲月寖久就下之勢自東而南豈能復歸於北而賈讓王横輩乃欲決遮害亭緣西山足載河高地使北入海此誠大謬之論且河之入海必挾一大川與俱故於北則挾漳於東則倶濟於南則奪淮蓋自禹時至今皆然治之者於所挾之川而利導之救其弊而不泥於古可耳一勞永逸言之易而行之難

徙砯礫。胡渭禹貢錐指。大昌禹貢論。但云河徙故瀆。無砯礫字。蔡傳所引誤。

初。大禹導河。自積石。即大雪山。注見前。考大雪山。在今青海境內。名阿彌耶瑪勒津木遜山。又闢展西南。有大澤曰羅布淖爾。即古蒲昌海。葉爾羌和闐兩河。東行注之。即古于闐蔥嶺兩河。所謂合注蒲昌海。潛行出於積石者。大雪山西、有山曰庫爾坤。阿爾坦河出焉。是即漢書所云河有重源者。其東北有泉名鄂敦塔拉。則元史所云星宿海也。至孟津。龍門。底柱、俱已見前。茲不具載。考河流自孟津以上。至今不毁。過洛汭。水曲流曰汭。洛水入河處。舊在鞏縣。今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及至大伾。即黎山。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南。乃釃二渠。史記。禹斯二渠以引河。北載之高地。禹貢錐指。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東北至千乘入海。北過降水。即漳水。水以合絳水。故亦名絳。兼通爲降也。禹貢錐指。河之經流。自大伾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合漳水。是爲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即廣阿澤。在直隸趙州隆平縣東北跨保定府東鹿縣。順德府鉅鹿任二縣及深州下流至寧晉縣、爲胡盧河。又北播爲九河。注亦見前。同爲逆河、入于海。蘇軾書傳云。逆

河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逆八而入于海也。帝堯八十載。告厥成功。至是。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河始決宿胥口。水經注。宿胥口。舊河水北入。東徙漯川。即禹釃二渠之一。禹河由大伾之西而北流。河徙後。由大伾之南而東流。于是禹河北過降水至大陸之道遂堙。逕長壽津。在今衛輝府滑縣東北。禹貢錐指。河行漯川。右經滑臺城。又東北至長壽津。與漯別行。水經謂之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今直隸開州地。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今山東堂邑縣地。西流逕鬲縣故城西。今山東德州地。又北逕安陵縣西。今直隸吳橋縣地。東北至成平。今交河縣。復合于禹故河。水經注。大河故瀆。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禹貢錐指。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歷浮陽。平舒。至章武入海。以今輿地言之。獻縣。滑縣。開州。及館陶。堂邑。平原。德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靜海。天津。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行也。此黃河大徙之始。

余氏闕曰。自周定王時。河始東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遂失。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遂流為屯氏諸河。

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有餘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流以入淮。

冬。晉侯宋公魯侯衞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有烏嶺。即其地。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左傳注。王叔銜天子命。臨諸侯。不同歃。故不書。初晉侯之立。鄭舍楚即晉。故楚人侵鄭。王元年。又三伐鄭。王之二年。及三年。四 取成而還。取成于厲。鄭伯逃歸。至是復與晉盟。于是楚子復伐鄭。事在王七年。晉人救之。既而鄭及楚平。晉以諸侯伐鄭。遂取成焉。事在王八年。是冬。楚伐鄭。晉以諸侯之師戍鄭。

庚申 六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使單子單襄公。韋昭國語注。王卿士單朝。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

王使單子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火心星。覿見也。謂夏正十月晨見于辰。道茀不可行。候候人也。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庾露積穀也。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侯陳侯名平國。恭公之子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陳二卿。南冠楚冠也以如夏氏。夏徵舒祖少西字子夏。後遂以字爲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辛酉 七年。夏。魯仲孫蔑謚獻子。文伯穀之子。入聘。

王徵聘于魯。魯使仲孫蔑入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扈亭是。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初。陳卽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及晉平。事在王四年。于是楚師伐陳。取成而還。在六年。至是晉合諸侯于扈。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晉成公卒。子孺嗣。是爲景公。

壬戌 八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五月。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侯與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左傳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夏徵舒母。皆衣其衵服。婦人近衷衣曰衵。以戲于朝。洩冶陳大夫。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陳侯以告二子。遂殺洩冶。陳侯飲酒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伏弩廄門。侯陳侯出。弒之。公孫寧儀行父。奔楚。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

秋。使王季子（卽劉康公。公羊傳王母弟也。左傳注。季子。王大夫。故稱字。其後食采于劉。今河南府偃師縣有劉聚。亦曰劉亭。卽劉子邑。）聘于魯。（春秋書王聘止此。）報仲孫蔑之聘也。發幣于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儉。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公子遂子。）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孟。卽仲孫氏。）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遂居東門。因以爲氏。）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二子者。儉。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東門。大夫。叔孫。卿也。）而泰

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王十六年。歸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魯宣公薨。三桓逐歸父。遂奔齊。簡王十一年。僑如通于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人逐之。亦出奔齊。

癸亥九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地。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有辰亭。即春秋辰陵也。

楚子伐鄭。及櫟。注見前。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子。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于時楚益強盛。主盟列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陳城門。因縣陳。申叔時諫曰。時使于齊還。夏徵舒

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迎太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爲成公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夏口北蘇秦說楚威王曰楚有夏州即莊王處陳人之所

甲子十年春楚子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南門曰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鄭自此服于楚至王二十一年蟲牢之盟方與晉成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于邲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有邲城晉

師克在和偏師先濟不和甚矣其敗可立待乃知其必敗而使諸帥與之同罪

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先縠且居之子。趙朔盾之子。欒書枝之孫。趙括嬰齊同皆盾異母弟。鞏朔即士莊伯。韓穿韓氏族。荀首林父弟。韓厥萬曾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士會曰。善。會聞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先縠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

是以三軍之命分一人之謗也韓厥爲晉臣之佼佼者何以持此說而林父竟從之至僨事敗績受戮宜耳士渥濁乃謂其進思盡忠晉侯從而免之其謬甚矣

猶愈乎。不如進也。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左傳注。鄭邑。郎麇延。將飲馬于河。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進之楚莊王。爲楚相。施教導民。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考孟子。孫叔敖舉于海。趙岐注。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其說與史記同。杜預左傳注。則從服虔之說。以叔敖爲蔿賈之子。即蔿艾獵也。案左傳蔿賈爲子越椒所殺。叔敖或以是而隱處。亦未可知。今並存其說附注于此。南轅反旆。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晉師必敗。楚子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今開封府鄭州管城廢縣是。以待。晉師在敖鄗。山名。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魏錡魏犨子。求公族未得。及趙旃。趙穿子。求卿未得。請使召盟。皆命而往。郤克請設備。先縠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

設七覆于敖前。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魏錡遂請戰。楚潘黨逐之。趙旃夜至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逐趙旃。楚人懼其入晉軍。遂出陳。令尹命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士會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荀罃。荀首以其族反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荀罃。首之子。穀臣。楚莊之子。楚子軍于邲。次于衡雍。注見前。潘黨請築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弗許。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士氏族。謚貞子。諫曰。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晉侯使復其位。明年先縠召赤狄伐晉。

及清。即清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縠而滅其族。

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注見前。

楚子伐蕭。宋華椒華氏族。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皆楚大夫。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楚子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屈蕩子。曰。師人多寒。楚子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丁卯 十有三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使申舟即文之毋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先是楚穆與宋公田于孟諸。毋畏抶宋公之僕。故惡宋。曰。我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及宋。宋華元殺之。于是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君其

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
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無二信信無二
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
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
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宋申犀申舟子稽首于馬前曰毋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為御也曰築
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公羊
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于
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

之登子反（公子側）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左傳注王札子王子札也經文倒札字公羊注天子之庶兄）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三人皆王卿士）爭政使王子捷（即子札）殺召伯戴公毛伯（衛其後立戴公之子襄）

秋魯初稅畝

履畝而稅也（左傳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是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

戊辰 十有四年春三月晉獻狄俘

先是。晉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潞。赤狄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有潞縣故城。春秋潞子國。晉侯使趙同獻俘于王。不敬。劉子子即王季子劉康公。曰。不十年。原叔趙同字。必有大咎。至是。士會復滅赤狄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境。及留吁。今潞安府屯留縣。有純留故城。即留吁國。鐸辰。留吁之屬。再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左傳注。太傅。孤卿。左傳疏。天子太傅。三公之官。諸侯太傅。孤卿之官。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晉爲伯主。雖侯亦得置孤卿。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夏。成周宣榭火。火。公羊傳作災。何休曰。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徐彥疏。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宣宮之榭。何休曰。宣王之廟也。樂器藏焉。何休曰。中興所作樂器。至是火。

冬。晉侯使士會入聘。

爲毛召之難。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使士會

王室陵夷其不能守先王之舊者多矣乃區區於殺

烝而守其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於類此者多加褒詡是知其見之固耳

平王室。國語作聘王享之殽烝。升殽于俎也。原公原襄公周大夫。相禮。士會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王聞之。召士會曰。季氏。士會字季。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秩常也。可奉執以爲常。以爲晉法。

己巳 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即春秋斷道。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頃公。名無野。惠公子。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

孫良夫。衛武公會孫孫仲之後。以字爲氏。蕭同姪子詳注後。郤克怒。先歸。請伐齊。晉侯不許。于是諸侯會于斷道。辭齊人。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言于晉侯。緩晏弱。遂逸。明年。晉侯。衛太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蔡朝。南郭偃。逃歸。高固。偃之孫。晏弱。齊公族。嬰之父。苗賁皇。楚越椒子。奔晉。以食邑爲氏。是年。晉士會請老。郤克爲政。

冬。十有一月。魯侯弟叔肸卒。叔肸。魯侯同母弟。魯侯殺子赤。叔肸非之。與之財。不受。織屨而食。終身不食魯侯之食。至是卒。

辛未

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邱甲。

魯宣公卒。子黑肱立。是爲成公。爲齊難故。左傳注。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作邱甲。左傳注。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鞌之戰齊侯以婦人起釁因自取覆敗而郤克以帷房一笑之憾尋兵于甥舅之國且要其君母爲質無禮已甚不二十年三郤同誅族遂降爲皁隸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卯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卯出之。是重斂矣。

壬申 十有八年。夏六月。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手。及齊侯戰于鞌。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藥山南。有鞌山。舊傳晉伐齊戰于鞌。卽此。齊師敗績。

先是。齊伐魯北鄙。取龍。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有龍鄉城。卽魯龍邑。遂南侵。衛孫良夫帥師。將侵齊。與齊師遇。戰于新築。左傳注。衛地。春秋彙纂注。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有新築城。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良夫。良夫是以免。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後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良夫如晉乞師。魯臧孫許諡宣叔。文仲子。亦乞師于晉。皆主郤克。克請八百乘。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及士燮將上軍。士燮。卽范文子。士會

之子。會邑隨。爲隨氏。後邑范。遂爲范氏。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將以救魯衛。魯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師從齊師。至于靡笄之下。春秋彙纂注。靡笄。山名。史記。晉平公伐齊。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在歷城縣南。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吾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乘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在歷城縣東北。伏琛齊記。不讀如跗。與詩鄂不之不同。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也。逢丑父與齊侯易位。齊侯乃免。韓厥及齊侯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殺之不祥。赦之。晉師從齊師。及馬陘。左傳注。齊邑。春秋彙纂注。在今益都縣西南。齊侯使

國佐歸父子。左傳作賓媚人。注。國佐也。賂以紀甗玉甑也。玉磬甗。磬。皆齊滅紀所得與地。郤克曰。必使耕者東畝。壟畝皆東西行。以利戎車。且以蕭同叔子爲質。左傳注。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穀梁。俱作蕭同姪子。公羊曰。齊君之母。穀梁曰蕭同。姪子之母。范寗集解。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國佐曰。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晉以齊爲己之土地。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三戰不勝。齊子之有也。何必質。晉人乃許之。盟于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博物記。臨淄有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汶水。注見前。田在汶水之北。故曰汶陽。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王。王弗見。使單子襄公朝。辭焉。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

于齊而不使命卿鎭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鞏朔爲上軍大夫名位不達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又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左傳注三公也左傳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是知三公稱吏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冬十有一月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薛任姓國注見前鄫人盟于蜀魯地今泰安府泰安縣西有蜀亭

初魯宣公求好于楚會楚莊卒子審嗣是爲楚共宣公亦卒皆在

王十六年。不克作好。及魯侯卽位。與晉盟。赤棘之盟在王十七年。赤棘。晉地。衛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故楚令尹嬰齊卽子重。帥師侵衛遂及魯。仲孫蔑往賂。公衡成公子。爲質。楚人許平。于是魯侯與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是役也。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私竊爲盟。盟終不固。匱乏之道也。蔡侯。許男。乘楚車。謂之失位。故春秋不書。

癸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晉作六軍。左傳注。僭王也。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荀氏族。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

乙亥二十有一年。夏。梁山崩。梁山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接郃陽縣界。詩。奕奕梁山。爾

雅。梁山晉望。水經注。河水南逕梁山原。是也。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召伯宗。遇絳人。問之。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遂以告。晉侯從之。

冬。十有一月。王崩。子夷立。是爲簡王。

十有二月。晉侯齊侯宋公文公子。共公固。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卽桐牢。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俗謂之桐渦。

初。晉侯以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字子游。穆公子。禦之。敗諸邱輿。左傳注。鄭地。使皇戌如楚獻捷。事在王十九年。鄭襄公卒。子費嗣。是爲

（悼公。）使公孫申（卽叔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春秋彙纂注。許地。在今河南許州西北。）鄭伯悼公。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春秋彙纂注。俱在許州境。）

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公子側救鄭。（事在王二十年。）鄭伯與許男訟田于楚。鄭伯不勝。歸而請成于晉。于是諸侯盟于蟲牢。鄭服也。明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師師救鄭。又明年。晉侯復盟諸侯于馬陵。（衛地。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有馬陵城。）鄭獲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囚鍾儀于軍府。晉侯見之。南冠而縶。使稅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晉侯重爲之禮而歸之。事在簡王四年。）



韓厥謂山澤林盬令民驕而公貧此雖沃土民淫之義然管仲不用此以伯齊乎亦視經理之何如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

周

簡王

丙子元年。晉遷于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有絳邑故城。即晉新田地。景公遷都于此。

晉人謀去故絳。左傳注。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為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有瑕城。即郇瑕。晉有二瑕。其一。鄭燭之武所云焦瑕。在河南陝州閿鄉縣。其一即此。沃饒而近盬。音古。說文。盬。河東鹽池。國利君樂。韓厥曰。郇瑕水薄土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民多逐末。不可田賦不供。謂樂。晉侯從之遷新田。

吳注見前。子乘即壽夢。史記。泰伯無子。武王求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索隱。壽夢。仲雍十

八代孫。來朝。

壽夢始立。朝王。適楚。觀諸侯禮樂。後與魯侯會于鍾離。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有鍾離故城。古鍾離子國。問周公禮樂。魯侯悉爲陳之。因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

丁丑　二年。吳入州來。今江南鳳陽府鳳臺縣北。有下蔡故城。春秋州來邑。

初。楚莊圍宋。師還。公子嬰齊請申呂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楚莊乃止。嬰齊以是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姬。巫臣止之。而自取以奔晉。故側亦怨之。側與嬰齊遂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于是巫臣請使于吳。通吳于晉。教吳戰

記載異辭考史不若證傳證傳又不若徵經春秋于魯成八年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及趙朔也十年書晉侯獳卒去同括之殺二年而已據此則史記所載屠岸賈下宮之討程嬰之匿趙孤十五年不問而知其爲妄不知郤子經世書何以採之

陣。使之伐楚。伐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周巢伯國伐徐。至是入州來。娶齊。側。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吳始大通于上國。

戊寅 三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齊通于趙朔之妻。莊姬晉成公女趙同趙括放諸齊。事在定王二十一年朔妻以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晉侯討而殺之。趙武朔之子莊姬出諡文子莊姬從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氏族畀奚獻侯之後食于祁因以爲氏今太原府祁縣是也 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謂趙衰宣孟之忠。謂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爲司寇治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屠岸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

與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彊爲其難者。我爲其易者。乃取他人兒。匿之。程嬰出。謬告諸將。攻殺公孫杵臼及孤兒。程嬰以眞孤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具以實告。公乃以韓厥之衆脅諸將。立趙孤。名曰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此所載與左傳異。

孔頴達春秋正義曰。史記稱趙朔娶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衰嫡妻。文公之女。若朔娶成公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得爲妻。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氏從之。史記又稱屠岸賈攻殺趙朔趙同趙括。案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朔已死矣。不得于此年與同括俱死。于時晉君明。諸臣强。無容有屠岸賈厠其間。如此專恣。又稱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山中。因晉侯有疾。韓厥請立武爲趙氏後。與左傳背違。其說妄不可從。

己卯 四年。晉人執鄭伯。悼公子成公睔。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注見前。尋鄭伯

如晉。晉以其貳于楚。執諸銅鞮。今山西沁州有銅鞮故城。在州西南。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鄭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遂圍許。明年。鄭公子班即子如。聞叔申謀。立公子繻。成公庶子。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世子。公子班奔許。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是爲厲公。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公子喜字子罕。穆公子。賂以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穆公子。盟于修澤。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有修武亭。亦曰修魚。即春秋修澤。公子騑字子駟。穆公子。爲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及其弟叔禽。是夏。晉景公卒。

辛巳 六年。命王季子單子取郲田。郲音侯。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南。有郲人亭。即周

鄇田。于晉。

晉郤至卽溫季。蒲城鵲居之子。諡昭子。與王室爭鄇田。王使劉子康公卽王季子。單子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厥後蘇氏卽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事見襄王二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見襄王十七年。狐氏狐毛之子溱。爲溫大夫。陽氏陽處父居溫。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左傳疏。鄇是溫之別邑。襄王賜晉以溫。不賜以鄇也。鄇本未嘗屬晉。故曰王官之邑。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壬午

七年。晉士燮及楚公子罷。許偃。皆楚大夫。盟于宋。

宋華元善于楚公子嬰齊。時爲令尹。又善于晉欒書。時將中軍。聞楚人旣許晉成。王之四年。晉歸楚鍾儀。楚使公子辰聘晉修好。五年。晉使糴茷如楚報之。遂

如楚。復如晉。合晉楚之成。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遂如晉受成。

癸未 八年。魯侯來朝。遂會晉侯齊侯(頃公子靈公環)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初。秦晉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桓公榮)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秦大夫)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步揚之子。又名州。亦曰苦成叔)盟秦伯于河西。(事在王六年)秦伯歸而背晉成。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于是晉侯使郤錡(克之子。字駒伯)如魯乞師。魯侯至京師。以諸侯朝王。遂從王季子。(即劉康公)成子。(成肅公)會晉侯及諸侯之師伐秦。晉侯使呂相(魏錡子。謚宣子)絕秦。及秦師戰于麻隧。(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北)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

不更女父。左傳注。不更。秦爵。師遂濟涇。及侯麗春秋彙纂注。侯麗。劉伯莊云。在涇陽境。而還。成肅公卒于瑕。先是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乙酉　十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伐秦之役。曹宣公名廬。文公子。卒于師。事在王八年。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即子臧。逆曹伯之喪。二子皆宣公庶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事在九年。至是。晉侯及諸侯盟于戚。執負芻以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後曹人請負芻于晉。事在十一年。晉人使謂子臧曰。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晉釋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吳通上國晉實啓之晉之通吳本欲藉以疲楚不知吳既抑楚卽將抗晉黃池爭長已兆于鍾離之會矣

出。

晉士燮。齊高無咎固之子。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良夫之子。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注見前。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爲會之始。

始通吳也。後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事在靈王四年。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使魯衛先會。春秋彙纂注。阮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盱眙縣。隷江南泗州。是年。諸侯會吳于戚。後又會吳子壽夢于柤。事在靈王九年。春秋彙纂注。柤。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泇口是也。諸侯之大夫又會吳于向。事在靈王十三年。向。鄭地。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有向城。

丙戌十有一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卽鄢。注見前。楚子鄭師敗績。

先是楚將北師。事在王十年。公子貞即子囊楚莊子。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遂侵鄭。及暴隧。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邑。後為鄭有。復侵衛及首止。注見前。鄭公子喜侵楚取新石。春秋彙纂注。楚邑。在今南陽府葉縣界。至是楚以汝陰之田。汝水南近鄭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使公子騑從楚盟于是晉侯將伐鄭。士燮不欲。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師遂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遇于鄢陵。士燮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為外患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郤至曰楚有六間。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不可

失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敗之。晉侯從之。及戰，魏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于險。晉囚其公子茷。郤至從鄭伯。鄭伯之御石首納旌于弢中，乃免。旦而戰，見星未已。楚公子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將復戰。穀陽豎獻飲于側，側醉。楚子召之，不能見。楚子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不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公子側自殺。

丁亥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侯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陽五。國語作夷陽午。長魚矯三人俱怨郤氏。胥童胥克子。郤缺爲政廢胥克。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而嬖于晉侯。欒書以郤至不從已而敗楚師。鄢陵之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必克之。欲廢之。使楚公子茷鄢陵之戰所獲。告晉侯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曰。此行必敗。吾奉孫周晉襄公之曾孫。以事君。晉侯告欒書。書曰。其有焉。盍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晉侯使覘之。信。遂怨郤至。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晉侯使淸沸魋亦嬖人。助之。三郤將謀于榭。矯殺郤錡。郤犨于其位。郤至欲逃。矯及諸其車。殺之。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卽荀偃。荀庚之子。荀林父嘗爲中行

遂以宮于朝請殺之。晉侯弗許。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
爲氏。

君。遂出奔狄。晉侯使書偃皆復其位。初。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韓獻子曰。

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死。子州犂奔楚。

戊子 二十有三年。晉弑其君州蒲。

晉侯使胥童爲卿。遊于匠麗氏。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執晉侯。召士匄。士燮之子。即范宣子。士匄辭。召韓厥。厥曰。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晉大夫。弑晉侯。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先是諸侯伐鄭。會于柯陵。周單襄公見晉侯。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今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

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誰能忍之。未幾晉殺三郤。及是厲公被弒。

晉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為悼公。史記。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韋昭國語注。晉不畜羣公子。故談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晉欒書中行偃既弒厲公。使荀罃卽智武子。荀首別邑于智。故又以智為氏。士魴士會子。亦曰彘共子。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國語。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旋。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大夫逆于清原。注見前。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

國語之晉公孫周未免太過然觀其初至清原時數語而帖强臣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朱子謂其儘勝桓文惜其沖齡入嗣在位不久而其臣又不過荀罃魏絳之徒故僅成三駕之功而不能更有所進也

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施恩惠。舍舍勞役。已責。止逋責。振廢滯。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使魏相。卽呂相。佐下軍。士魴將新軍。魏頡魏顆子。別爲令狐氏。趙武與頡俱佐新軍。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士渥濁爲太傅。修士會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修士蔦之法。欒糾御戎。使訓諸御。荀賓爲右。使訓勇力之士。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程鄭爲乘馬禦。使訓羣騶。荀家。荀會。荀賓。皆荀氏族。欒黶。書之子。韓無忌。厥之子。右行辛。其先將右行。以官爲氏。欒糾亦曰弁糾。欒氏族。羊舌職。晉武公曾孫突爲羊舌大夫。遂以爲氏。職叔向父。魏絳。犨之子。籍偃。其先伯黶司晉典籍。以官爲氏。程鄭。荀氏別族。羣騶謂諸掌駕之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己丑　十有四年。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衞甯殖。俞之孫。謚惠子。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注見前。

初。宋司馬蕩澤。蕩氏。宋桓公子蕩之後。澤。亦曰子山。殺公子肥。宋文公子。華元爲右師。出奔晉。魚石。公子魚會孫。時爲左師。止之于河上。華元遂復入。以國人攻蕩氏。殺澤。于是魚石及向爲人。宋桓公子肸。字向父。其後以字爲氏。爲人時爲大司寇。鱗朱。桓公子鱗元孫。以名爲氏。朱時爲少司寇。向帶。時爲太宰。魚府。時爲少宰。俱出奔楚。事在 王十年。楚子鄭伯伐宋。取彭城。魚石遂入于彭城。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亦入焉。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老佐。戴公五世孫。時爲司馬。及華喜。華父督元孫。時爲司徒。帥師圍之。楚令尹嬰齊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遂以師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左傳注。宋地。楚師還。晉使士魴如魯乞師。魯

仲孫蔑會諸侯于虛朾。春秋彙纂注：虛朾，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在今睢州界。謀救宋。事在王十三年。是年魯成公卒，子午嗣，是爲襄公。至是，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即壺邱，亦曰陽壺，其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王崩。太子泄心立。是爲靈王。

靈王

庚寅 元年。晉荀罃、齊崔杼、天之子。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曹姓。邾俠之後，封于郳。今山東兗州府滕縣郳城是也。本附庸。後進爵小邾子。會于戚，遂城虎牢。戚、虎牢，注俱見前。

初，諸侯會于沙隨。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沙隨城是。尹子周尹武公。及晉侯、厲公。以諸侯伐鄭。事在簡王十一年。既而鄭公子騑侵晉虛滑。

左傳注。晉之二邑。衛北宮括即懿子。衛成公曾孫。侵鄭。至于高氏。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高氏亭。楚人戍鄭。尹子。單子。單襄公朝。會晉侯。亦厲公。及諸侯。盟于柯陵。左傳注。鄭西地。以伐鄭。楚公子嬰齊救之。諸侯師還。尋又伐鄭。楚再救之。諸侯復還。事在簡王十二年。彭城之役。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兵于洧上。事在簡王十四年。洧水出河南府登封縣馬嶺山。經鄭州許州。合溱水。為雙洎河。至是。鄭伯疾。公子騑請息肩于晉。鄭伯不可。既卒。子髡頑嗣。是為僖公。晉師。宋師。衛師侵鄭。鄭人不從。晉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魯仲孫蔑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晉人從之。鄭乃行成。明年。單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雞澤。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西南。有會盟臺。即春秋諸侯盟處。為鄭服故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必殺魏絳。無失

祁奚之舉外內不避後世
率以爲賢然必舉者祁奚
其人而所舉者又狐午其
人然後可否則外舉務爲
名高內舉狥於所溺藉口
古人適以濟私又何取焉

晉魏絳和戎五利與漢趙
充國屯田十二事意同而
辭亦類絳之語簡以該充
國之語詳以盡然以言內
弱而外強之時耳若夫知

也。對曰。絳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讀其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子無重寡人之過。反役。使絳佐新軍。　羊舌赤。字伯華。職長子。後二年。晉侯復會諸侯于戚。鄭伯皆來會。史記。晉會諸侯于雞澤。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壬辰　三年。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名。子。爵。嘉父。字也。今順天府薊州。有無終故城。即無終子國。使孟樂無終之臣。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諸華必叛。晉侯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聚也。居。貴貨

幾制勝能自樹立者固不可執一而論矣

易輕也。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有夏之衰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其臣寒浞殺之事詳見前）。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晉侯說。乃使魏絳盟諸戎。

癸巳四年。諸侯戍陳。

初楚公子壬夫（卽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多欲無厭侵害小國）。鷄澤之盟。陳侯使袁僑（左傳注轅濤塗四世孫）。如會求成（事在二年）。楚司馬公子何忌遂侵陳。會陳成公卒（子溺嗣是為哀公）。楚人聞喪乃止。陳人卒不聽楚命。楚彭名侵之。使頓（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古頓子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間陳而伐之。陳

入圍頓。事在三年。至是晉侯合諸侯于戚。以戍陳。楚令尹公子貞楚人討陳叛故。知由令尹子辛。乃殺子辛。而以子囊爲令尹。帥師伐陳。晉士魴曰。楚人討貳而疾伐陳。陳近于楚。能無往乎。晉侯復合諸侯于城棣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北。有南棣。北棣。二城。即春秋城棣。以救之。後楚公子貞圍陳。晉侯率諸侯會陳侯于鄬。是時。鄭伯會鄬。公子騑相。使賊夜弒鄭伯。以瘧疾赴于諸侯。立子嘉。是爲簡公。鄬。鄭地。陳人患楚。使告陳侯于會曰。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事在王六年。

丁酉

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即戲童。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是也。

鄭既與晉成。公子發即子國。穆公子。公孫輒即子耳。穆公孫。侵蔡。獲其

司馬公子燮。蔡莊公子。諸侯會于邢邱。即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平皋故城。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平皋。晉曰邢邱。鄭伯獻捷以聽命。是會。晉侯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魯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衞甯殖邾大夫會之。季孫宿。行父之子。謚武子。高厚。固之子。向戌。宋桓公子腁之孫。于是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不如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子駟曰。從楚。騑受其咎。鄭及楚平。事在王七年。晉侯率諸侯伐鄭。師于汜。鄭有二汜。東汜在新鄭。南汜在襄城。此東汜也。秦晉圍鄭。秦軍汜南。即此。鄭人恐。復行成于晉。中行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智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師還。晉侯謀所以息民者。魏絳請

施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仍其舊。車服從給。止足給事。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爭。左傳注。三駕。三興師也。一師于牛首。二師于向。三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戊戌 九年。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先是。王使王叔陳生王叔。周卿士。愬戎于晉。王叔貳于戎。晉士魴執之以如京師。事在四年。及是王叔與伯輿王卿士。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春秋疏。使其兩相辨答。伯輿詞直。王叔不

侯國制應二軍然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以爲大國三軍之証則魯有三軍舊矣魯頌兵車千乘公徒三萬即三軍也然前此屬之公家而自季孫宿三分公室之後三軍皆歸私家此春秋所以書作歟

能舉要契之詞也。王叔奔晉。單子項公子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己亥　十年。魯作三軍。

魯季孫宿告叔孫豹。得臣之子穆子。請爲三軍。左傳注。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率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各征其軍。豹不欲。宿固請之。乃盟諸僖閎。僖公廟門。詛諸五父之衢。元和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自壞其舊時車乘。分以足成三軍。使各自屬其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春秋疏。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與邑皆來季氏者。則公室無征。不入者倍征。若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毆之使入已也。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爲臣。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傳稱悼公三駕楚不能爭然將牛首以從晉楚並未交兵者十二年此非晉能制楚也蓋以吳乘楚後力有不暇故鄭亦一意從晉耳說者以戍虎牢為得控制之宜殊未曉當日情事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春秋彙纂注蕭魚鄭地路史曰少昊後嬴姓國修魚即蕭魚也。

戲之盟晉人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伐之門其三門而還尋楚子伐鄭鄭又及楚平。子駟將與楚成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事在王八年。子孔即公子嘉穆公子子蟜即公孫蠆子游之子。使公孫輒從楚公子貞伐宋又使皇耳皇戌子。侵衛。衛人追之獲耳于犬邱。輒復受楚令伐魯圍蕭克之。魯仲孫蔑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于是晉侯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鄭子駟與尉止有爭至是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抑之弗使獻尉止乃帥賊攻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國之子子產攻盜于北宮殺尉止牛首今河南開封府牛首城是子產即公孫僑。諸侯之師。

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春秋彙纂注。梧。杜預曰鄭地。案隋書滎陽縣有梧桐澗。或即是梧也。及制。即成皋。在開封府滎陽縣。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此三駕之一。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師。還繞也。鄭而南。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夾潁潁水。出河南登封縣潁谷。至江南潁上縣。入淮。而軍。鄭公孫蠆與楚人盟。子蟜曰。諸侯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事皆在王九年。鄭公孫舍之即子展。子罕之子。侵宋。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于晉。晉何由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于是子展遂侵宋。以致諸侯。晉侯復會諸侯。師于向。注見前。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城北。此三駕之二。亳城。西亳也。在今偃師。楚公子貞乞師于秦以伐鄭。鄭伯逆

之伐宋。晉侯乃會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使良霄（即伯有。子耳之子。考左傳。鄭七穆。皆穆公子。子良之後為良氏。子游之後為游氏。子國之後為國氏。子罕之後為罕氏。子駟之後為駟氏。子印之後為印氏。子豐之後為豐氏。皆以字為氏。）石㚟（亦作石盂。）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後復歸于鄭。）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公孫舍之出盟晉侯。會于蕭魚。是（為三駕。）赦鄭囚。皆禮而歸之。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史記集解。服虔曰。九合。一會戚。二會城棣。三會鄬。四會邢邱。五盟戲。六會柤。七戍虎牢。八盟亳城。九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國之福也。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

春秋時風教寖微攘奪相尋廢親蔑義其能超然遠引者惟魯叔肸曹子臧衛子鮮及季札數人耳歐陽修撰五代史僅得獨行者三人春秋時亦然

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晉侯曰。子之教。敢不承命。賞則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晉悼公復霸。

庚寅 十有一年。吳子乘卒。

壽夢四子。長諸樊。春秋經書遏。次餘祭。左傳作戴吳。次餘眛。左傳作夷末。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成公負芻也事見簡王八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辛丑

十有二年。晉復三軍。晉于三軍之外。作三行。又作六軍。至是始復大國三軍之制。

晉侯蒐于綿上。卽綿上聚。注見前。以治兵。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韓厥子。諡宣子。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荀偃以諸侯之師伐秦。無功而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遂舍新軍。伐秦之役。欒黶之弟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士鞅反。欒黶欲殺鞅。鞅奔秦。秦伯問晉大夫誰先亡。對曰。欒氏。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足庇其子。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請于晉而復之。士鞅。卽范獻子。匄之子。

壬寅

十有三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衛侯出奔齊。

衛侯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

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如戚。戚。即戚城。林父食邑。自獻公之立。林父置其重器于戚。而善晉大夫。孫蒯文子之子。入使。衛侯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左傳注。巧言詩。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公以諭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此。以怒孫子而報公。衛侯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林父。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遂入告蘧瑗。衛大夫。字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乎。遂行。從近關出。衛侯使子蟜子伯子皮。三子。皆羣公子。與林父盟。林父殺之。衛侯如鄄。注見前。使子行亦羣公子。于林父。又殺之。衛侯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其復也。以郲糧歸。郲。即萊國。齊滅之爲邑。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衛人立公孫剽。字子叔。穆公孫。是爲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

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主盟說者以爲春秋之大升降然大夫之盟蓋不始此前此盟奠於向盟陳於雞澤皆大夫也追而遡之翟泉之盟王人在晉文時已然易曰履霜堅氷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侯。晉侯問衛故于中行偃。對曰。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時會于戚以謀定衛。

癸卯十有四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甲辰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剽。殤公。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溴水。東逕孟縣入河。大夫盟。

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爲平公。既葬。會諸侯于溴梁。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晉荀偃宋向戌。魯叔孫豹。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張氏洽曰。春秋魯莊公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列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自溴梁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春秋于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丙午十有七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貳于晉。士匄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羽毛。王者游車之旌。齊私有之。故假焉。故伐魯圍成。事在王十四年。成。魯邑。今山東兖州府寧陽縣東北。有成城。溴梁之會。高厚逃歸。齊再伐魯。魯使叔孫豹如晉。言齊故。事在王十五年。齊人以未得志于魯。圍桃。今兖州府汶上縣桃鄉故城是。及防。高厚圍臧紇于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去之。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令無死。堅不可。以杙抉其傷而死。防。注見前。臧紇。即武仲。文仲孫。郰叔紇。即叔梁紇。臧疇。臧賈。武仲昆弟。復使邾人伐魯南鄙。事在王十六年。齊人又伐魯北鄙。于是晉侯伐齊。濟河。會諸侯

于魯濟。古濟水經齊魯之地在齊者為齊濟在魯者為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
齊侯禦諸平陰。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有故城在縣東北即春秋齊邑塹防門而
守之廣里。防門在今平陰縣東北水經注防門北有光里齊人音廣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夙沙衛齊靈公寺人。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
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在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北。亦曰孝堂山。以望
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
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為人形。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
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
上有烏。齊師其遁。師曠晉樂師。邢伯韓氏
別族。中行伯。即獻子。叔向即羊舌肸。職次子。諸侯之師
入平陰。從齊師。遂克京茲。在平陰縣東南。克郜。今平陰縣西郜山是。圍盧。

今濟南府長清縣有盧城。春秋齊盧邑。門于雍門。齊城門。焚之。及郭。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之御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櫾以爲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又焚申池之竹木。及東郭北郭。孟莊子卽仲孫速。獻子之子。萩櫾皆木名。又門于揚門。齊西門。及東閭。齊東門。齊侯駕。將走郵棠。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有棠鄉。亦曰甘棠社。卽郵棠。太子與郭榮。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乃止。諸侯東侵及濰。地理今釋。濰水出東山莒州濰山。土人名爲淮河。東流折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南及沂。沂水注見前。舊入于泗。今東流逕江南宿遷縣。滙爲駱馬湖。明年。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春秋經。諸侯盟于祝柯。杜預曰。左傳督揚卽祝柯也。祝柯卽祝阿。注見前。是秋。齊靈公卒。故太子光立。是爲莊公。初。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既而廢光。立所嬖之子牙。使高厚傅之。夙沙衛爲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子牙。崔杼殺高厚。夙沙衛以高唐叛。圍而克之。醢衛于軍。晉士

句師師伐齊及穀注見前聞齊喪乃還

楚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午午弗許楚子使人問之午對使者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午遂帥師治兵于汾今許州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戰國策楚北有汾陘之塞是也于是鄭公孫蠆良霄公孫黑肱字子張穆公孫子印子從鄭伯伐齊嘉及公孫舍之公孫夏字子西子駟之子守二子知嘉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注見前信再宿也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東南其下有滍水故曰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

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董叔(晉大夫。)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豕韋一名娵訾。亥之次也。)南師不時。必無功。羊舌肸(時為太傅。)曰。在其君之德也。明年。鄭人患嘉專政。討純門之難。公孫舍之。公孫夏遂殺嘉而分其室。舍之當國。夏聽政。立公孫僑為卿。

戊申　十有九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己酉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初。欒黶娶于范匄。(即士匄。范釋見後。)生盈。范鞅以其亡秦也。(范鞅奔秦事見前。)怨欒氏。故與盈共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欒黶妻。范匄女。范氏堯後。故祁姓。)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言亂也。)盈患之。祁懼討。愬于匄曰。盈將為亂。鞅為之徵。盈素

好施士多歸焉。匃因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匃使城著。左傳注。晉邑。而逐之。盈出奔楚。匃殺其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于是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俱出奔齊。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籍偃羊舌赤羊舌肸。祁奚言肸于匃。乃免。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范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成公子。武公滕。莒子邾子會于商任。左傳注。地闕。

錮欒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注見前。以錮之。

庚戌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年為魯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之先。宋人也。家語。孔子。宋之後。宋襄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為氏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父叔梁紇。家語。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又襄公十七年。郰叔紇帥甲三百宵犯齊師。孔安國曰。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母顏氏。家語。叔梁紇生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于顏氏。顏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郰大夫聖王之裔。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山以祈焉。以是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生孔子。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考是年十月為庚辰朔。

經有明文則庚子爲二十一日迄六旬而再得庚子則
當在十二月不得在十一月也杜預左傳注孔子魯襄
公二十二年生至哀公十六年七十三歲也羅泌路史
餘論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氏家譜祖庭
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十月乃
今之八月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孔子生日羅
氏之論如此今以杜預春秋長歷合之是年酉月爲甲
戌朔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酉月今八月周十
月也

于魯昌平鄉郰邑括地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爲名闕里志昌平山在曲阜縣東南其東即尼山又東爲顏母山連泗水鄒縣界郰邑今曲阜縣東南郰城是也孔子生而圩頂因名焉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金氏前編注職讀爲樴繫養犧牲之所畜蕃息曾仲孫貜即孟僖子孟莊子庶子孝伯羯之子使其子何忌孟懿子與南宮适居南宮因氏字子容諡敬叔懿子庶兄往學禮焉史記孟僖子病誡其嗣懿子曰仲尼聖人之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當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仲尼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

辛亥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欒盈復入于晉。晉人殺欒盈。

盈自楚適齊。晏嬰字平仲。晏弱之子。諫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車之有障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守曲沃大夫。而告之。午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遂帥曲沃之甲。因魏舒絳之子。謚獻子。以入絳。盈先佐魏絳于下軍。舒私焉。故因之。魏氏及七輿大夫下軍之屬。注見前。與之。樂王鮒晉大夫。謚桓子。侍于范匄。或

告曰。欒氏至矣。欒王鮒使訇奉晉侯如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國語作襄公之宮。使鞅迎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鞅趨進曰。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既至。訇逆諸階。執舒手。賂之以曲沃。使斐豹殺欒氏之力臣督戎。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謂范訇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訇許之。豹遂擊殺督戎。欒氏乘公門。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殺欒氏之族。惟欒魴欒氏族。出奔宋。

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將自衛伐晉。晏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亦諫。弗聽。

遂伐晉。取朝歌。注見前。初爲衛邑。後爲晉有。爲二隊。入孟門。注見前。登太行。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有八陘。其二曰太行陘。元和志。太行陘。在懷州河內。今河內縣。屬河南懷慶府。春秋晉地。張武軍于熒庭。即陘庭。注見前。戍郫邵。左傳注。晉邑。封少水。即澮水。有二源。一出翼城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至曲沃縣合流入于汾。以報平陰之役。師還。復襲莒。門于且于。莒地。在今沂州府莒州。傷股而退。華還。即華周。杞殖。即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遇莒子于蒲侯氏。左傳注。近莒之邑。莒子鼓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穀洛鬬。穀水。出河南府澠池縣穀陽谷。東流合澗水。至洛陽縣西南入洛。洛水。注見前。韋昭國語注。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南。穀在王城北。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洛。

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是以民無夭昏札瘥之憂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違也）而滑（音汩亂也）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卒壅之

壬子 二十有三年鄭伯朝晉

先是晉人徵朝于鄭鄭少正公孫僑以辭却之（事在王二十一年）于時晉范匄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故鄭伯如晉公孫僑寓書于公孫夏以告范匄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

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范匄說乃輕幣是年魯叔孫豹如晉范匄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齊人來城郲前注見魯叔孫豹入聘

是時穀洛鬭王城毀齊人方叛晉欲求媚于王乃爲王城郲魯叔孫豹來京師聘且賀城王嘉豹有禮賜之大路

癸丑　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弒其君光。

崔杼取棠公棠邑大夫之妻姜氏。棠公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杼。棠公死。偃御杼以弔。杼見棠姜美。遂取之。齊侯通焉。驟如崔氏。以杼之冠賜人。杼因是欲弒齊侯。且以說于晉。齊侯方叛晉。未獲間。會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齊侯問杼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戶出。齊侯拊楹而歌。門閉。甲興。齊侯踰墻走。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杼復殺鬷蔑于平陰。晏嬰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杼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杼立靈公子杵臼而相之。初。魯叔孫僑如奔齊。納其女于靈公。生杵臼。是爲景公。慶封字子家。慶克子。公子無虧孫。爲左相。盟國人于大

晏嬰固有可取者然既與盟又游其詞亢雖失德獨非其君哉如云不與其禍爲是則太史氏之書爲非歟

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時晉侯方會諸侯于夷儀。注見前。本邢地。後衛滅邢。爲衛邑。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朋曾孫。請成。慶封如師。以重賂。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而告于諸侯。初。杼生子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因立明而使東郭偃棠無咎。棠公子。姜所出。相之。廢成及彊。二子怒。欲殺偃無咎。以告慶封。封曰。難。吾助汝。成與彊遂殺偃無咎。杼怒。往見慶

封。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及彊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嫳反命于杼。且御以歸。至則無歸矣。杼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冢藏之。）奔魯。（事在王二十六年。）慶舍之難。（事具王二十七年。）齊人求得杼尸。戮之于市。改葬莊公于北郭。

吳子遏（即諸樊。）伐楚。門于巢。卒。

初。楚公子嬰齊伐吳。（使鄧廖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侵之。）吳人要而擊之。獲楚鄧廖。（楚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事在王二年。）自是吳楚兵爭不息。（王之十二年。楚共卒。吳伐楚喪。楚敗之庸浦。明年。楚公子貞伐吳。吳敗之皐舟之隘。至二十三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無功而還。　庸浦。楚地。在今廬州府無爲州南。皐舟之隘。左傳注。吳險阨之道。）吳復召

舒鳩。舒國。偃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有舒鳩城。羣舒之一。使叛楚。楚令尹屈建。屈到子。字子木。伐舒鳩。吳人救之。楚大敗吳師。遂滅舒鳩。先是定王五年。楚滅舒蓼。簡王十二年。楚滅舒庸。及舒鳩滅。羣舒遂絕。至是吳諸樊伐楚。門于巢。注見前。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諸樊卒。授國餘祭。後餘祭被弒。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弟餘眛立。

甲寅　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卽悼子。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

初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事在王十九年。至是衛侯衎在夷儀。晉使魏舒

不敢聞君之出遂行不敢聞其入亦遂行伯玉固賢乎則長樂老亦不可謂過矣

逆獻公于齊將使衛與之夷儀獻公遂入于夷儀事在王二十四年。使其母弟鱄字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瑗瑗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不可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將孫林父在戚孫嘉聘齊孫襄即伯國居守。嘉及襄皆林父子喜與右宰穀攻孫氏不克。喜出舍于郊。伯國傷而死。國人召喜。喜復攻之。遂克。弒殤公。殺其子角。衛侯遂入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人伐戚林父愬于晉晉戍茅氏左傳注戚東鄙殖綽齊人在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敗諸圉雍鉏獲殖綽晉趙武會晉侯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亦曰繁淵今謂之澶州陂。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古澶水所經故名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左傳注。戚城西北有懿城。因姓以名城。田六十井也。今開州西北有故懿城址。取以與孫

春秋至魯襄末列國之困於兵甚矣合晉楚之成藉以稍綏生民之塗炭故盟

氏衛侯如晉晉執而囚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既歸甯喜專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遂攻甯氏殺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初太叔儀聞喜將納衛侯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果敗太叔儀謚文子衛文公之孫公子鱄出奔晉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且鱄實使之遂奔晉公使止之不可托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曰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事在王二十六年木門晉邑

乙卯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曾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石買子謚悼子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盟于宋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武武以韓起言許之如楚楚亦許

宋以後兵雖未能盡弭而中國無大侵伐者幾十年不可不謂之小有功穀梁以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不知亦向戌之力也後儒乃以二伯爲戌罪可謂瞶者

之遂如齊且告于秦皆許之乃徧告于諸國爲會于宋晉趙武先至宋宋人享之。叔向爲介。諸侯之大夫及邾滕之君先後至。丙午。鄭良霄至。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戊辰。滕成公至。陳須無。文子。敬仲曾孫。楚公子黑肱即子晳。成言于晉宋向戌如陳從令尹子木。成言于楚。成晉楚盟載之言。兩相然可。楚屈建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亦至。諸侯從晉楚者釋齊秦交相朝見。子木謂向戌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故齊秦不與盟。將盟。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楚人衷甲趙武患之羊舌肸曰以信召人而以僭不信也。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乃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晉楚爭先。羊舌肸謂趙武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樂喜之言自是經國正論腐儒不知乃云恐貽佳兵者口實眞醯雞之見耳

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乃先楚人盟于宋蒙門之外。諸侯之大夫歸宋向戌請賞宋公與之邑以示樂喜。即司城子罕。呂之孫。喜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不亦誣乎。向戌乃辭邑。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　三十有七年。齊慶封奔魯。

慶封與子舍政。舍。字子之。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其子舍。遷其內實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國遷朝焉。諸大夫就盧蒲氏朝封。反亡人。莊公之難出奔者。盧蒲癸。癸臣舍有寵。舍妻之。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阿睦爾撒納所娶德勒克多爾濟者達什之女而阿睦爾撒納之妹庫克又為達什子訥默庫之妻當阿睦爾撒納欲吞噬達什部落誘而殺之德勒克多爾濟及庫克皆預謀此與盧蒲姜情事正同則是春秋列國之人已有進夷裘世之行矣

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慶與盧蒲皆齊之宗故舍之士云。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人皆莊公故臣今還求寵于慶氏為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親近兵使而先後之。二人因謀攻慶氏。卜之。示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卽郲注見前。盧蒲姜癸妻卽慶舍女。知癸謀。謂癸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時當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姜告舍。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以從。遂殺慶舍于廟。慶封歸。遇告亂者。伐門而入。攻公宮。弗克。請戰。弗許。乃奔魯。封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展莊叔。展禽族。旣而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今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吳朱方地。封聚族而居焉。封富于其舊。魯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

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子服惠伯仲孫蔑子它，別爲子服氏。惠伯，它之子，亦曰孟椒。後楚子伐吳，殺慶封而盡滅其族。事詳後。

王崩。謚曰靈。冢在河南城西南栢亭西周山上。太子晉早卒，次子貴立，是爲景王。

景王

丁巳元年。吳子使札聘于魯及齊、鄭、衛、晉。

札至魯，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列國之風、小雅、大雅，至頌，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至韶箾。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札見叔孫豹而說之，謂曰：君子務在擇人，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遂聘于齊，說晏嬰，謂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子納邑與政，遂免欒高之難。事見後。陳桓子名無宇，文子之子。及鄭，

聞樂知政，不過于聲容之際得其想像而已，何季札觀樂歷論不爽分毫？然此猶事後之言。至其聘諸國，交納名卿，料事幾先，若合符契，謂後傅會，左氏所以失誣也。

見公孫僑。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朝之子。諡文子。史鰌。即史魚。公子荊。公子朝。皆衛大夫。公叔發。獻公孫。諡文子。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孫林父邑。聞鐘聲。曰。異哉。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林父以戚叛。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獻公方卒。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羊舌肸。將行。謂之曰。君侈而多良。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戊午 二年。蔡世子般。音班。弒其君固。文公子景公。

蔡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般弑蔡侯。遂自立。是爲靈公。立十二年。爲楚靈王所殺。事具後。

宋災伯姬卒。伯姬。魯宣公女。宋共公夫人。

宋火災。火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既葬。謚曰共。

王殺其弟佞夫。靈王子。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卒。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單靖公之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

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蔿。蔿氏食邑注見前。逐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出奔。尹言多。尹氏之後劉毅劉子之族。甘過子帶食邑于甘。今河南府洛陽縣故甘城是。甘過甘簡公子。謚悼公。單蔑單子之族。鞏成鞏伯食邑于鞏。今河南府鞏縣是也。殺佞夫。王子瑕奔晉。儋括及廖同奔。

鄭以公孫僑爲政。

鄭良霄嗜酒。爲窟室地室也。而夜飲。朝至未已。既而朝。使公孫黑即子晳。子駟子。如楚。先是伯有使黑如楚。黑以楚鄭方惡辭。伯有不可。黑怒。欲攻伯有。大夫和之事在王元年。歸而飲酒。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雍城。即鄭雍梁地。醒而後知之。于是鄭大夫皆受盟于駟氏。良霄聞之。怒。自墓門鄭城門。之瀆入。介

孔子以子產爲古之遺愛而稱其使民則曰義今觀其初政固非以煦煦爲愛者矣惟能行其義所以卒成其愛不然民之不慢者幾何

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公孫夏之子字子上)率國人以伐之良霄死于羊肆公孫僑襚之殯而葬諸斗城(鄭邑在今開封府陳留縣)駟氏欲攻之罕虎(即子皮子展之子)不許而授僑以政僑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虎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僑爲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謂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斃踣也)之一年輿人(衆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畜而藏也)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然明鬷蔑

後公孫黑將爲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以疾作不果僑使吏數之數其罪曰女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不速死大刑將至黑乃縊僑尸諸衢加木焉書罪于木以加尸上事在王五年

己未 三年魯侯午卒子稠立是爲昭公

魯襄公卒于楚宮先是公作楚宮叔孫豹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至是卒于宮

子野立敬歸之子以毀卒過哀滅性季孫宿乃立稠敬歸娣之子于

是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比及葬三易衰識者知其不能終焉魯襄公卒之月鄭公孫僑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喪未見僑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對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不敢輸幣

亦不敢暴露。今諸侯之館。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士匄復命。趙武曰。信。使匄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庚申　四年。晉趙武。楚公子圍。楚共子。齊國弱。諡景子。國佐子。宋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公羊作石惡。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故東虢國。後為鄭滅。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即伯石。穆公子子豐之子。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焉。伍舉知鄭有備。乃請垂櫜而入。伍舉。伍參子。亦曰椒舉。子羽。即公孫揮。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先是莒展輿弒其君犂比公而自立。既而齊納其弟去疾于莒。展輿奔吳。于是莒亂。季孫宿取鄆。至是莒愬于會。楚欲戮魯使。趙孟為魯固請。乃免叔孫。

犨比公名州賓。渠卯公季佗子。王使劉子。劉定公。名夏。康公之子。勞趙武于潁。注見前。館于洛汭。亦見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是年冬。趙武卒。

晉荀吳中行偃之子。諡穆子。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注見前。

晉荀吳敗無終。注見前。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此毀車用卒之始。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左傳注。十人以當一

車戰雖古制在平原或資其利至于山林藪澤已非所宜況當險阨耶荀吳舍車用徒誠能審地利以制勝後儒或以變古議之迂矣

車之用。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毀車以爲行。毀共車爲步陳。五乘爲三伍。趙氏恒曰。車每乘三人。五乘爲十五。今五人爲伍。三五亦一十五也。此言用卒之法。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左傳疏。布陳使相遠也。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趙氏恒曰。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名。今雖用卒。猶襲車乘之名也。此言布陳之法。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楚子麇卒。公子比楚共子。奔晉。圍自立。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楚子疾。縊而弑之。左傳注。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公子比奔晉。塟楚子于郟。今河南汝

州郟縣。春秋鄭邑。後屬楚。謂之郟敖。圍遂即位。易名熊虔。是爲楚靈。後伐吳。執齊慶封。徇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事在王七年。

辛酉 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

起聘魯。且告爲政。代趙武爲政。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上下經之象辭與魯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曰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癸亥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今江南潁州府阜陽縣有胡城。春秋胡子國。沈子。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有沈亭。春秋沈國。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楚子使椒舉即伍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即女齊。亦曰女叔侯。言于晉侯。晉侯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何鄉而不濟。對曰。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　四嶽。岱。華。衡。恒。三塗。山名。注具見前。陽城亦山名。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北。一曰馬嶺山。大室。即嵩山。在登封縣北。其西爲少室。荊山。在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禹貢荊豫二州。以此分界。中南。即終南山。在西安府長安縣南。雍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蓋八百餘里。請許楚使。乃許之。諸侯如楚。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楚子使問禮于宋向戌。鄭公孫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公爵。故獻公合諸侯之禮。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見公之禮。楚子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

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六焉。戌與僑所獻禮。楚皆未嘗行。又何以規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公孫僑見向戌。曰吾不患

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

惡遠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是會。楚執徐子。以吳出也。于是伐吳。

遂滅賴。遷之鄢。

鄭作丘賦。左傳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鄭于馬牛之外。別賦其田。

鄭公孫僑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即游速。字子寬。子太叔子。以告。僑

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退。

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于

貪。敝將若之何。後二年。僑鑄刑書。左傳注。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晉

羊舌肸詒之書。曰。吾子相鄭國。作封洫。事見前。立謗政。即謂

邱賦。制參辟。鑄刑書。參音三。謂用三代之末法。以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甲子　八年。魯舍中軍。左傳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爲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夏少康封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周初受封爲不成子。言不能成子也。至勾踐伐吳。始大。築山陰城而都之。今浙江紹興府治是。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蘧射楚大夫。以師會于夏汭。漢水入江之處。即今漢口也。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于瑣

春秋彙纂注。瑣。楚邑。在江南壽州霍邱縣東。霍邱。今屬潁州府。聞吳師出。薳啓疆楚太宰。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今江南池州府銅陵縣。有鵲頭山。沿江而下。有鵲尾洲。故江日鵲江。岸日鵲岸。薳射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春秋彙纂注。南懷。汝清。皆楚界。在今江淮間。吳不可入。遂還。

乙丑

九年。齊侯伐北燕。注見前。

初。北燕伯簡公。名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諸大夫相比。以殺諸外嬖。北燕伯懼。奔齊。事在王六年。至是齊侯請于晉伐北燕。將納伯。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燕及齊平。齊侯取賂而還。後高偃以師納之于陽。左傳作唐。燕別邑。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有故城。即春秋陽也。事在王十五年。

丙寅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縶足不良。弱行。孔圉乃立元。是爲靈公。孔圉諡文子。孔達五世孫。告喪于王。王使成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周之祖。系見前。左傳疏。二圉並爲殷諸侯。受殷王追命。

丁卯十有一年。楚師滅陳。

初陳侯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陳侯有廢疾。招與過殺偃師而立留。陳侯縊。干徵師大夫赴于楚。且告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殺干徵師。留

奔鄭。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于是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遂滅陳。執招。放之于越。殺孔奐。招之黨。以穿封戌爲陳公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左氏以舜出虞幕。文言陳顓頊之族。辨已詳前。茲不再錄。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顓頊以水德。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也。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猶將由之。由。用也。言將復用更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陳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楚平即位。陳遂復。事具後。

